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一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　朔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曾鶴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敕曰。朕祗奉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

人而卽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于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狥好庶幾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殄天與宗祖之命

考功郎中李茂弘嘆世事可憂抗章乞致仕

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少傅楊士奇薦侍讀劉永清才堪繁劇陞爲廣東右布政
使
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
翺以楊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風裁凛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主考
試
撤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改兵部右侍郎徐晞爲南京戶部左侍郎
時虜酋朶兒只伯入寇晞在甘凉西陲戒嚴䝉王振規
免其地故遷之
三月命浙江嘉湖直隷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

稅粮
蘇州府減秋粮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從巡撫周忱之
言也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陳文劉定之進士及第。王鑑
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龍文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命禮部翰林院選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進學于翰林
丙戌少傅楊榮進講尭典克明俊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綵
幣四表裏宴于禮部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械副總兵劉廣下獄
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入冦。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
州出兵往擾。還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

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　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罷之於是邊將悚畏

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戸部尚書

召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

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詔重建三殿復工部尚書吳中命董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以疾致仕

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奸贓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以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復優

禮而去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後疾愈不復起居家十
餘年卒居其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有司考績以有
無流民爲殿最從之
時災傷民多流移謙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
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銀

詔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
從巡撫于謙奏請永爲例

五月始設提學憲臣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建白人才出學校必設監司提督
巡視下部議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

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時浙江則副使胡軫江西則僉事王鈺福建則僉事錢
遂志湖廣則僉事劉虬河南則僉事歐陽哲山西則僉
事王琦陝西則僉事莊觀西川則僉事康振廣東則僉
事彭琉廣西則僉事陳璲惟瑄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
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惇頤豫國公
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
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閏六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免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從之

時議者議將山東薪炭大名牧馬移河南俱奏止之

七月徙封襄王瞻墡于長沙淮王瞻墺于饒州

八月撥賜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州鎮撫一百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上進性理羣書補註納之

九月大學士張瑛卒

以福建僉事曾彞爲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
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
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
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
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竈云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
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
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
凡游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有司拿解京治以重
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

照舊造

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為亂　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脫歡朶兒只伯相讎殺

勑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勑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廓懦闒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

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寛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者併罪舉者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邉務從便宜行事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邉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粮不繼為觧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冦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勅諭文武羣臣修政事守祖法

勑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
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 祖
宗建置永篤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為要
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
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
其勗之哉爾克由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
庶熙汝績用永嘉譽其勗之哉爾不恭命而能者或惰
違者益肆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戒歟
太皇太后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
尚書胡濙入便殿諭 上有行必與五人計始行之
太后御便殿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

皆有獎勵之辭。因顧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

太后欲誅太監王振。　上及大臣跪救不果。

初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及　上初即位幼沖。有　詔凡朝廷大政皆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其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至是振漸擅權罔　上　太后宣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

頻與曰。汝侍　皇帝時多不律。今汝當死。女官加刃振
頸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少。豈
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皇帝暨諸公留振
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人謂女中堯舜。信然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涼斬有罪都指揮安敬以狥于
衆
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
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翌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
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

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于衆曰。自今遇
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
三月。復山西叅議劉宗孔官。
宗孔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汚之。巡撫于
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灾。鹽課虧。　勅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
忱巡視。
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
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
粮。其在場聽令竈戸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
價給還粮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

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詔除兵部左侍郎酈埜軍籍

時西鄙有警。尚書王驥出征。埜獨任其事。效勞居多。故

命除之

大學士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

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

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五月。遣行人賫勑旌江西新淦義民鄭宗魯曾希恭等復

其家。

宗魯等各出粟二千石於官助賑

六月。右僉都御史魯穆卒。遣禮部侍郎章敞論祭。給舟歸

其喪

穆天台人剛正清愼内恕外嚴執法不回而恒略細故一介不苟取與寡嗜慾薄滋味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既卒家無爲斂公卿聞之咸至吊賻始克襄事

刑部尚書魏源奏指揮杜衡誣訕總兵楊洪不法事貶衡戍廣西

七月虜酋把禿孛羅入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魏榮率兵剿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兵部尚書王驥奏汰甘涼冗軍從之

驥以甘涼官軍冗濫徒費粮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　上親慰勞之
命副都御史孫曰良鎮守臨清
九月虜酋阿台聞驥還復入寇勑王驥督諸軍禦之
十月尚書王驥遣大將蔣貴等大敗虜酋阿台等　上遣
使賚金帛奬勞之加兼大理寺卿
驥復入甘州申嚴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用以
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
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鋭遇賊不能勦殺無復
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
鴉狐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
城兒泉破走之安與太監督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

夷闌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勲衛陳儀上言請勅延寧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兀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　上從之

召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江西廣昌人守温州時廉靖寡慾一郡大治嘗時浙守稱爲第一　宣宗以璽書奬勵增秩二級掌郡事

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擢是職

勑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于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䟽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兹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料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

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依　先皇帝勑旨
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
敬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贊理陝西軍務兵部侍郎柴車。劾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
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詔進車從二品祿。
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
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悞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
大議。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
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
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
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

十一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華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

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二月。望後大雪三日。　上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大學士楊士奇辨鎮守大同太監郭敬誣訕總兵都督方政專權事。請勅諭之。

士奇奏。方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豈有

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倹通同為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郭敬初聞用方政心已不喜曾親來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及誇曹倹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勑諭郭敬改過自新與方政協和辦事仍勑方政如舊安心供職免致有悞邊備

命僉都御史王翺整理浙江鹽法驅逐土豪

命僉都御史金濂叅贊寧夏軍務

濂在任舉賢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匇用照

依馬價折粮而邊馬亦足。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以太常寺少卿魏驥爲吏部左侍郎。驥浙江蕭山人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

大學士楊士奇論北京官軍俸粮下戶部議之士奇言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于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代關其代關之人俱花費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艱難甚多伏望命戶部會

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粮不至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

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少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賜宴于禮部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餘叅對催纂謄錄等官皆陞祿一級布衣士謄錄者皆授試中書舍人

通濟河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以太監阮安董之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築已復決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畜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譔通濟河碑

五月江北大水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會泉有善政乞追復前御史官以爲士風之勸從之

奏泉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

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没已三年民之懷德至今稱之

六月十日遣行人盧懋賚勑旌江西泰和縣蕭襄為義民初襄具材作義廪言于縣請以隷官又言願出谷納廪以備賑飢時簿攝令事索重賂乃行襄乃止及通判佘明掌縣事乃納穀千二百石于廪遂聞于朝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清解軍卒宜從南北所發戍

詔廷臣會議掌兵部事侍郎鄺埜以舊制不可紊止之

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淸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脩　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答將誰歸卒不動

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乞賜誥命從之

士奇言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

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大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襄率領頭目効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襄同，一體頒給。

順天鄉試，初場火焚試卷三之一，考試官侍講學士曾鶴齡力請更試，從之。

初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豈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

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撒棘取殷謙爲解元。後爲戶部尚書。并宫保李賔都御
史王銳芮釗及岳正中會元。賜進士第三。直內閣。號稱
得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瑄等八十名。
九月。鎮守陝西等處副都御史陳鑑還京。奏邊務民情十
八事。上悉行之。
宫殿綵繪。用牛膠萬餘斤。勑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忱辦送。
忱奏京庫所貯皮張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即治郎撥餘米
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十月。召兵部尚書王驥還京掌部事。

封都督蔣貴爲定西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

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粮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少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

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十一月兵部侍郎柴車以秩滿陞兵部尚書仍賛理陝西

軍務

陞南京國子司業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

十二月命兵部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類于浙江沿海地方請給日糧從之

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 上命寧馳驛傳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寧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日給粮四升。小半之遂以為例

巳未正統四年。正月。辛巳朔

甲午　上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牲

乙未太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翰林學士簡進善主考試

撒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名是科章綸第三王竑第五皆為名臣

少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潽護行

賜璽書白金綵幣表裏米酒厨料牲腊咸備

上諭士奇曰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
退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部主事
楊寧督運金齒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
喜悅乃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
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其迂檄令督運
金齒
三月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
不利方政戰死晟旋師至楚雄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謚忠
敬命其子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麓川叛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遏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施槃楊鼎倪謙進士及第張和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莫震等六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尋宥之祚上言邀王不軌數事　上怒逮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出爲南京雲南道御史

四月倭寇浙東

大學士楊士奇還京

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
成祖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至今命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旣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出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爲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由鄉舉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巡不食肉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青菜王正統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嚴覈帑藏節浮費清隱蔽所儲畜大倍于

前。又使人。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爲刑部尚書。
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
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即薦。擢爲德安府知府。
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
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六月。京師大水。　詔求直言。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
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濟。
翰林院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疏留中不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
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

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切時弊

勑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革弊條。

戒諭事件二十一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黜貪汚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舉保。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開開豁。一拖欠各

項錢粮物料悉皆蠲免。一考察貪虐軍官勿令管事。一各處解納段疋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抑惡，不許肆為欺蔽。餘俱切弊政。

陞蘇州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薦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陞知蘇州，奉勅乘傳之任。至則黜屬官貪暴者五人，闒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倉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巡撫講究收粮之法，乃議別立粮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

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又慮凡百差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戢又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䟽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加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軍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

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

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

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之。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

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駂。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

奇作詩上頌。

七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

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八月丙子朔。日食。

命兵部左侍郎鄭辰同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大。

追封故廣西總兵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雲徐州人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松藩番賊入寇 命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翺明賞罰肅風紀表飭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 上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羊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

九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請勅有司修舉荒政水利

命戶部急行之。

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
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荒備有制天
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備倉以時斂散又相其地開濬
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
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
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
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
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
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巡歷各務
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績

民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下戶部議從之。

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命降府同知。

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　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摭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廢遼王貴烚爲庶人。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孫隆爲徽州府知府。

巡撫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謙以九年考滿進左侍郎。

謙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稅有羨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為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以不能媚權貴，故不遷去。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以九年還朝，命莅事南京掌部。

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事民生爲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媕婀福獨奮斷衆或辟易福獨邁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斥姦闢詖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必輔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分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主享年七十有八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

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造宅。務欸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二月丙戌。 上躬耕籍田。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參與機務。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

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劾力。

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　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

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

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

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

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己丑。大學士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

江護歸趣行

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令三法司選屬數人賜之以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寃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

命監察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

圻輔大旱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設法救荒

旌江陰民朱維吉父善慶爲義民勞以羊酒免雜役維吉善慶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饑有司上其事賜璽書嘉其父子

命大理寺少卿張驥巡視山東。
四月。旌江西新淦民李孟都爲義民。勞以羊酒。孟都詣闕
謝恩。命光祿寺賜酒饌
孟都於宣德十年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牌表之。至是
因薛希璉舉荒政。復出穀一千五百石。事聞 賜璽書
旌之
詔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遣使齎勅旌吉安府廬陵等縣民周怡等爲義民。勞
以羊酒。復其家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忠。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
齡。蕭煥。𡊮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

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
刑部侍郎夏鉞上言兵部奏准受贓枉法。不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贓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贓多寡。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贖罪。完日。各發回原籍爲民從之。
倭寇浙東。
六月。御史薛希璉修擧江西荒政有功。陞刑部右侍郎。
希璉所至以便宜剗奸弊。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寬猛得宜民惠賴之。能聲益著事竣還京。
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七月壬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武林驛
榮歸踰月力疾就道至杭州武林驛卒年七十前一夕有大星隕于驛側人咸異焉
已未中官阮江以大學士楊榮訃聞贈太師謚文敏仍遣阮江護喪以歸
按大學士李賢云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

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
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
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
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
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
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
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八月畿内廣平等府旱蝗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往視之
希璉至則去贓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之蝗乃息是
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亡
兵部尚書柴車告祭省墳塋

改巡撫寧夏副都御史王文爲大理寺卿。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爲郕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

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逃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

上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具奏驛送赴京號為老佛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廷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問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内居之

以孫鼎為南直隸提學御史

鼎初為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己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京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

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
中外皆稱得師

命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鎮守張掖副都御史程富言五事從之
一言取涼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賣沒官田
土買米上倉一精選勇敢之士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
令操練空閑軍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
取者取之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麓川思任發遣使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乞免出征令遣官一員諭令稱臣

弗聽。時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王振不從。

侍讀劉球上言止征麓川。王振不從。

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粮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

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

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陜西。

勅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宴然。關中以治。
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初王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爲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爲慢己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爲常。又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尔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鄙賤爲

馬牛襟裾云。

命戶部侍郎焦宏巡視閩浙蘇松海防。

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來抄掠。兵備廢弛。上命修城堞。備戰艦。并防守事宜。政令一新。寇不得爲害。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

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置贍鹽倉。分貯各場。

忱以水鄉竈戶應納粮六萬餘石盡留本府支用。節艾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　千餘石用以賑贍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價亦貯之各倉。官爲支給。又選殷實竈丁爲排年總催。其次爲頭目。輪年應當。有

消之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戸部尚書劉中敷忤太監王振罷免以侍郎王佐代之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御史張昺劾免以王文代掌院事

上以天旱詔刑部侍郎何文淵審覆在京罪囚

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乃雨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留中不報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

遵服制十曰禁淫奔

七月丙申朔日食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竊盜免立牌額從之

有上封事言民之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于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同南京禮部侍郎陳璉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

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

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

順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壹百名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壹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百官

王振擅權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庭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　上為慼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詔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

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立御製兗國復聖公新廟碑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 上嘉其賢賜宴遣之
訥蘇州常熟人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
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
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
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
曰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

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水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總兵蔣貴等遣指揮萬誠等率土兵擊敗賊韋郎羅于維摩州

賊潰散郎羅逃于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函首來獻

提督尚書王驥宣諭廣南富州土官儂郎沈政不許佻殺違者罪之

閏十一月以侍讀學士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李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　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純夫其人也。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衆推時勉。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時勉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出貲爲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矣諸生事之亦如子事父焉。

侍讀周叙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

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愼銓選。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主考賜宴于禮部
擬錄取中式舉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劉儼呂原黃諫進士及第陳宜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邵貴等九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項忠韓雍程信王槩姚夔皆有所建立
詔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振操柄不從閣下耕守議與兵部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計。而陞秩之俸。又萬兩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陞都督方政威遠忠義伯

虜寇遼東監軍參贊總兵屢失機　命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諭以便宜聽行

翀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翀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拽出斬之。再三哀請得免。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隨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人。翀判曰。甲死以罪。妻子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將焉。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納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四月大旱。命右都御史王文同太監興安審成獄。

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年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罷賦江西浙江海艘材從之。

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江西加數十倍時論讙譁中聞駭愕遽奏罷賦悉給于公

五月命副都御史陳鎰復鎮守陝西聽便宜行事。

六月庚寅朔日食

丙辰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追封茌平伯謚榮襄。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心之默識雖久不遺受
護僚屬恒掩其疵歷事　列聖皆承厚遇但大學士李
賢詆其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誥詞無淸廉二字尤
見斥于其妻云
圻輔大旱　命吏部右侍郞魏驥賑濟飢民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郞
永和初爲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
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
遂超陞焉
都御史王文劾吏部尚書郭璡貪墨命致仕

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户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八月兩淮鹽運使耿九疇條奏塩場革弊事上從之命著爲令
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内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録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思任發竄入緬甸誅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先是思任發旣敗復又叛　上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命僉都御史程富督征麓川餉遺

太監王振盜去　太祖禁内臣鉄牌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鉄牌高三尺許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内宣德中尚存至振去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著爲令

十二月蘇州知府況鍾卒郡民爭泣送柩歸立祠祀之

太監王振矯旨陞徐晞爲兵部尚書。

時振權日重。徐晞以諂媚超陞。於是府部院等大臣。及百執事。并在外方面。俱具禮進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能門。上下交征利若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襄王瞻墡來朝。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侍郎。

擢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昂滄州人由鄕舉除御史所至有聲時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緝捕乃陞昂右侍郎掌部事

吏部左侍郎魏驥以老辭調禮部又辭命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驥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廻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衆爲驥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言其故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故驥力求致仕

二月　命南京右侍郎張鳳兼督南京粮。

往年南京粮專委憲臣。時廷議鳳執決。命兼督之

靖遠伯王驥同定西侯蔣貴等總諸軍至金齒。大敗緬人

于蠻江。思任發復遁去。

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

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

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司使統兵萬餘

駐于蠻江滸。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

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寄令貴率兵亟江而下。焚其舟數

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三月。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四月。雷震奉天殿。

詔求直言。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人入閣問。日來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其日中官某以某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即召振責之。自 張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自是衆朝皆以翁父稱振。行跪禮。至是雷震奉天殿。蓋肇土

木之變云。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太監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太監王振搆陷大理少卿薛瑄下錦衣衛獄。誣死罪。以侍

郎王偉申救除名。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銜之。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察院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訣。家人以待死。以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不見太監王振。

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

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乎。怳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至嘉靖中黜之

册立皇后錢氏

瓦剌大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五月。命都御史王翺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

遼東軍務。

時母張氏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侄安葬。

畿內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捕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太監王振與錦衣衛指揮馬順計陷翰林院侍講劉球下錦衣衛。擅令小校盜殺之

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

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
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
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傍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
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
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黄瘁不類惜之曰
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
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
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
逆天理事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球所憑云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

太監王振諷搆國子祭酒李時勉傳旨荷枷國學門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命釋之

初王振勢傾中外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時勉獨否振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去旁枝振遂誣罪以爲擅伐官木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琬掌

饌金鑑同枷。時勉之械特重數斤。而家極隘。不可飲食。

鑑請易之。時勉不可賴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太后。

太后邀上言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赦之。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清理鳳陽等府軍民。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儼江西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

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

長垣。薦知桐城。入為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

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充養日粹。

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兩淮鹽運司同知耿九疇丁母憂。鹽塲數千人詣 闕乞
留從之。尋陞鹽運使。
九疇廉名大著。嘗坐水傷。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
之清。因號恒菴以自勵。

大學士楊士奇因子稷有罪伏法。以疾在告。 上賜璽書
慰之。
諭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賛。勞勩實多。比卿
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
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　朔

新建太學成　命大學士楊士奇代撰　御製碑文。

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

二月。陞直內閣曹鼐爲翰林學士。

自楊榮没後惟鼐明敏議大事多取決于鼐王振亦囗加禮敬超陞馬愉之上。

三月朔日。車駕視學。謁先師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聽講。賜祭酒李時勉等有差。

時勉講尚書堯典克明峻德一章。詞旨清遠。聽者忘倦。上爲之喜甚。京師翕然稱快。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謚文貞。

按大學士李賢云。文貞本朝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白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彦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與三公所行何相遠也哉。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大旱。遣官禱雨于嶽鎭海瀆。

左僉都程富以督麓川軍餉還京　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十緡。陞右副都御史。

五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刑部尚書王質以失囚降叅政。陞副都御史金濂爲刑部尚書。

鎭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鎰滿九載。陞右都御史。

閩中開銀礦。　命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

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等處邊務。許便宜行事。

驥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乃授邊將以破賊及練軍方略。事竣還京。

閏七月浙西大水。

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目恭項嘗效力隨征請署

隴川宣撫司使用旌其義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九月命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城騰衝控制蠻夷。

時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勑寧往城或曰其地險惡多

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邮

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

有五日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

爲文刻石紀其事。

十月。丙午朔。日食。

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效函首以獻。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鋐等于禮部。

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部詢訪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奬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擢薦用。上從之。于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鋐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候吏部遇缺擢用。

二月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擢治行卓異布政丁鉉爲刑部左侍郎汝寧府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商輅周洪謨劉俊進士及第曾蒙簡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陶銓等九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商輅葉盛俱爲名臣輅鄉會廷對皆第一

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鎮陝西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命右都御史王文出鎮

陝西

鎰蘇州吳縣人巡撫陝西時用法寛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髭髯呼爲髯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其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衆命禮部左侍郎王

英代祀南鎮以禳民厲。

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圻輔民饑　命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六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南北直隸保定淮安等一十二府從便宜行事

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濟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按視其廩庾，考校其耕穫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其他建立，皆倍之

陞驗封司主事李賢爲考功司郎中。

八月命右副都御史盧睿再鎭寧夏。

命禮部侍郎侯璡鎭撫雲南。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昻叅贊甘肅軍務。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卽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強劫總兵進貢馬駝。昻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僞初王鎻南奔，并妻子解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直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並兼前學士。

命苗衷爲兵部右侍郎，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

文淵閣

陞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往賀習禮對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爲、

十一月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

上嗣位幼沖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

奏決、

戶部左侍郎李暹卒。

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

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

兒罕凡五往返暹姿貌英偉言辭率正遍歷諸國皆得

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　朔

工部尚書王卺被劾致仕。召山西布政石璞代之。

二月。陞光祿寺少卿王賢爲順天府尹。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横。賢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璞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于庭。熾火圍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温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

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于法其處事多類此

三月三日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赴國子監聽講

初輔等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宴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

謙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孫來以自代時中貴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之意以爲謙遂乘機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爲請乃復命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五月禮部左侍郎王英奏京師去冬小雪今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乞施賑卹之恩并臣等省愆戒飭以回天意從之

六月召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回京以侍郎侯璡參贊雲南軍務

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　上命付楊洪自治

此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諡文定

按大學士丘濬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題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乾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我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沖即位三楊慮 聖體之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崩三臣卒無一人敢復 祖宗之舊章迄今遂爲定制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戸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有無頼不得志者以選擬事架禍于直給事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吏部事。

作影堂。

九月陞兵部左侍郎鄺埜爲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以來部事及陞擢將官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晞卒埜陞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閲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　朔

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　命給驛舟賜寶鏹爲道里費

時勉去之日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侍讀蕭鎡爲國子監祭酒

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釁端圖

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亨信忠謀而鄺埜等畏懼王振不能力主行其議識者惜之。

起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謙性孤介不能媚權王振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先是謙丁父喪 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旣而復聞毋喪 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巡視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乞免抽民爲兵量畝起科從之

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有勑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鹻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四月幾甸蝗 命僉都御史張楷捕蝗

閏四月兵部尚書鄺埜奏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于各都司就便試從之

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遂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　上言之多見信從

五月賜勑嘉鎭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王翺親率官軍征剿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陞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太監王振聽譖逮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衛獄謫戍邊需才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

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死。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乞致仕。　詔許之。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謚曰文肅。

七月。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

先是銓督南京粮儲時。諸道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晏不輟

霖永等不能堪乃合䟽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徴銓請獄銓亦䟽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死獄中會卹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八月　朔日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灝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興等一百名

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襄敏

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雲南思機發叛　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副率兵討之。

二月。朔。日食。

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名。

三月、廷策試中式舉人賜彭時陳鑑岳正進士及第萬安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高崇等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恕陳俊與彭時岳正皆爲名臣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

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合着錦衣衛

錄。上是之

命內閣選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

王振惡南人恣行無忌。被選者萬安劉吉李泰二十人

閏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僭稱閩王　命都督劉聚爲總

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

楷監軍事。討之

先是。按閩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

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

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與輸租外

傀田主以薪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輙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及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按大學士李賢云福建參政宋彰交阯人納結中官侵漁人以萬計傀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斂貧乏者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摇動遂得與其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聚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靖。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七月處州葉宗留等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詔敗歿

河決滎陽經曹濮至直沽數入漕河潰沙灣東堤入海尋東

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

驥雕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上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上特陞之。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爲例
國朝之制毋止封二人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于塞下封昌平伯
洪起行伍生長在邉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邉功累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冦或有擾邉者不過朶顔之類或竊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邉功大抵用詭道取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雲南叛賊思機發等于

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樴艓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尊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致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

先是葉宗留樹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

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
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
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帥師討
葉宗留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
巳巳正統十四年正月　朔
上以征討閩寇久不成功逮巡按御史汪澄錦衣衛獄
以澄擅止浙軍故罪之
命征夷將軍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
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

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賛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萱紀功。大發兵討鄧茂七、

時陳詔敗死、賊勢益熾、故益兵。

閩寇鄧茂七犯建寧府、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閩寇鄧茂七犯延平。僉都御史張楷同總兵劉聚等

擊敗之、鄧茂七中流矢死、遂俘其衆。

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聚曰、賊鬬大

軍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果率兵至鉛

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

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聚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等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

賊餘黨推鄧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刑部尚書金濂等同僉都御史張楷等擊敗之

濂楷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滚木檑石下擅之賊衆

多遁散。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　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按刑部尚書彭韶云：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以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陛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塞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

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等不能辭其責焉。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川為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憾。

進工部侍郎周忱為戶部尚書。仍舊巡撫。

授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為縣丞主簿。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為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司副使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師屯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總兵徐恭等進討浙賊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没

四月。平蠻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忠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鹽運使耿九疇以詿誤逮至京。 特旨陞刑部右侍郎

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命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討之

勑僉都御史張楷還兵同總兵徐恭等討浙賊擊敗之恭次金公山甚危楷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鴨兒芭爲壘賊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六月丙辰南京宮殿災　詔赦天下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

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黄河改往東流于海渰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

少保大學士黄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朝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丕復起乃請調兵討之親總軍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迫脅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 上請貰其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知天文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乃跪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爲高歡所迫自洛陽奔長安梁王聞之嘆曰虜亦應象也蓋變不虛生類此

鎮守湖廣叅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兵勦隆里等處苗賊平之

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其冥頑不服如淇溪等洞大小十餘寨俱攻破之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口不計其數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豎王振不與大臣議強 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 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

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

郭登請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鷂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
無謀冒入鷂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
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腐儒安
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
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
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
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
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

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

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請族誅王振家。毆殺奸臣馬順并索王振親信王毛二人。兵部侍郎于謙勸　王降令旨諭百官無擅動振罪候請命于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急擊二內侍死衆乃定。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
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
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
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
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
馬順從旁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
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
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奏令旨，籍振宅
并其黨。執振姪錦衣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庭，衆共唾
罵之。衆競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

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獎
諭百官各歸治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殺王山于
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珍奇寶
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
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受任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
皆議罪以聞庶後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虜寧

伯劉安及孫祥霍瑄括公私金萬餘兩送虜不應竟擁駕去

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及虜來索賂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旣淹久虜警擾而去

虜擁 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 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遣鎮守萬全叅將石亨繫錦衣衛獄

己卯　帝出塞忽夜大雷雨震死也先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

錦衣衛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于應對云

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阼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直內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
廣州盜黃蕭養反圍廣州殺副總兵王清僭稱東陽王。
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臥竹床幹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囚十九人先以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月至萬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

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

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旣屢勝

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九月戊寅朔　上在虜營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

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　郕王即皇帝位遙尊　帝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

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

略　上皆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

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
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
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
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
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
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
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
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
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進直內閣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余儼爲僉都御史。伴讀余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

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 上命所司知之。

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民壯之設始于此。

起楊洪于詔獄仍鎮守宣府。

起石亨于詔獄。命總京營兵馬使退虜贖罪。

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

署南京翰林院事侍講學士周叙上言八事。上嘉納之

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十月丁未朔。上皇在迤北虜營。

迎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不花入寇紫荊關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侯諸將
石亨柳溥總兵孫鏜衛穎范廣張軏分兵戰守給事中王
竑葉盛程信監軍。

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
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
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
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自以為通曉天文
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
英叱之令人扶出

歷事舉人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其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勑邊將勒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衆戒　帝閱悟命施行之

戊申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人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楊俊論固守之義始決
監察御史涂謙疏止南遷　上諭旨禁飭
大學士陳循請敕宣府總兵楊洪遼東總兵曹義各選勁
騎與官軍夾擊
吏科給事中程信守西城上言五事從之
日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
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
兵部尚書于謙分遣五城兵馬縱火焚城外壩上等處芻
米
謙聞虜迫于關恐各處芻粟有數萬計恐為虜資分遣
兵馬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

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粮餉。宋時牛駝岡之事可鑒矣
衆皆是之。

成山侯王通請挑築京城外濠。太監興安斥鄙之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贊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

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使虜營朝

上皇于土城

復等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請 聖旨楊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
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
詔許之
所致書為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旣而宣府遼
東兵至我軍大振
兵部尚書于謙令總兵石亨等乘虜移　駕就寬燥地隔
駕漸遠舉大砲擊虜營死者萬餘人也先大沮宵復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北虜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諸
軍兵分躡虜總兵石亨從子石彪破虜于清風店
總兵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關

虜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
邀還俘掠人萬計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荅之
登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
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尚書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
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 上從其言賜衣服酒饌
金帛視常年有加

命工部尚書石璞鎮守宣府。

吏部侍郎何文淵奏乞罷貴州布政司復置宣慰司。土官留都司轄諸衞遣大將鎮之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議不可止之。

謙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年。顧因小寇遂廢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遽棄。

命右都御史沈固參贊大同軍務。

命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命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督楊俊奏盡出營兵并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剿虜可以得志。少保于謙議止之。

議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道也時謂俊跋扈此議足以奪其心

命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順天永平府紫荊等關

命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軍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内者並乘時為盜故命捕之

命僉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命左都御史陳鎰往通州河間至臨清一帶撫安居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内閣

初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右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創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尚書協王直理部事。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仍舊巡撫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其盔俱要水磨明盔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也。

命兵部侯璡總督軍務同副總兵都督方政討貴州叛苗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總兵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宜急遣邊將回鎮。從之。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關邊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弃。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守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回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人心乃定。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弃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竭力固守大同人心乃定

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没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真竭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

死問傷。親爲痛恤。於是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
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撫恤鳳陽流民。淸理兩淮鹽法。
鳳陽歲荒盜起。
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
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尋直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吏科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馮必政。邪佞進身
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

民詔從之。

必政係妖婦焦奉眞之姪輕佻矯佞士論恥之至是太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發身者任故劾之。

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兵科給事中葉盛兼程往視除貪虐賑飢寒悉安輯還業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

冊妃汪氏爲皇后冊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貴妃卽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命兵部左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　宣廟實錄除戚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尋改為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直隸事例論粮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差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

其大端也。

命副都御史王暹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

暹築立城堡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